

乳娘，硝烟中的温暖摇篮

■本报记者 朱宏博 裴 贤

本期关注

写在前面

有感而发

“八路军的孩子比俺的更金贵”

舞剧的第一幕是《生》。它以两个场景切入，一个是硝烟弥漫的战场，怀胎十月的原芳忍痛和战士们并肩作战；另一个是温馨宁静的后方，临产的秀珍充满对新生命的期待和喜悦。阵阵疼痛袭来，两位母亲分别诞下她们的孩子“利民”和“杏花”。

台上战士们英勇奋战，让观众们仿佛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日军迅速南犯，同年10月入侵山东，不久山东全境被日军占领。胶东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，八路军主力和党政军机关在日寇层层封锁中面临生死考验，被迫频繁转移。

为了民族大义，有的同志不得不抛下亲生骨肉，义无反顾地投身民族解放的最前沿。为了让我军官兵能够安心作战，1942年7月，中共胶东区党委组建了胶东育儿所，选派乳娘哺育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。

“八路军帮大伙打鬼子，把孩子交给俺是信得过俺。八路军的孩子比俺的更金贵。”在采访中，乳娘们这样告诉记者。在硝烟弥漫的年代，乳娘视乳儿如己出，待乳儿胜亲生，在日常照护中疼爱有加，在艰难困苦时呵护备至，在生死考验前挺身而出。她们有的忍痛舍弃亲子保乳儿，有的落入敌掌全力护乳儿，有的深山雪夜以体温温暖乳儿，有的严冬破冰求鱼哺乳儿，有的舍命献血救乳儿……

舞剧的第二幕《离》中，部队即将出发，原芳

依依不舍地将利民托付给了秀珍抚育。众乳娘趁夜色探望利民，并送来了乡亲们的一片心意。在秀珍精心抚养下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。

正是在乳娘的精心呵护下，1942年11月，日本侵略者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制造了惨绝人寰的“马石山惨案”，胶东育儿所乳儿在残酷的“扫荡”和多次迁徙中无一伤亡，乳娘用大爱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创造了一段人间奇迹。

“娘，孩子不孝，来晚了”

台上哭得撕心裂肺，台下胶东育儿所乳儿宋玉芳泪如雨下。宋玉芳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，父母均为老八路。8岁之前，她一直生活在胶东育儿所。

舞剧的第三幕是《死》。鬼子进村“扫荡”，嘈杂的声音惊醒了秀珍。秀珍急忙带着两个孩子奔逃。杏花被人群冲散，不幸被子弹击中。面对失去的亲人，秀珍心如刀绞，利民为失去妹妹悲愤不已。

像秀珍这样为了保护乳儿，牺牲自己孩子的乳娘很多。

1942年，鬼子来“扫荡”，乳娘姜明真与婆婆带着乳儿福星和自己的孩子藏在山洞里。可是，两个孩子在一起，只要喂一个，另一个就哭闹。为了避免暴露目标，姜明真狠下心，跑着把儿子送到另一个无人的山洞。刚返身回来，敌机就开始轰炸。等鬼子撤走后，姜明真扒开被敌机炸塌的洞口，看见儿子嘴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。回家不几天，孩子就夭折了。

乳娘的怀抱温暖了一个又一个乳儿，也成

为他们一生难以割舍的回忆。

刚回到家时，宋玉芳常常觉得这不是自己的家，真正的家在胶东育儿所。“可由于工作、家庭原因，直到父母过世，我才有时间回家，去找我的另一个娘。”宋玉芳说。

寻亲的念头，不只宋玉芳有，胶东育儿所的很多小伙伴都有。在宋玉芳的带领下，大家一拍即合，一场场寻亲活动在胶东大地展开。

“王占梅阿姨记忆力特别好，我以为她记不清了，她居然还能记得胜利的样子。”说到这里，宋玉芳已经泣不成声。她终于找到了，王占梅阿姨正是他们班上的那个王阿姨。

对于乳儿徐永斌来说，却不是那么幸运。等他回到乳山时，却被告知乳娘已经过世，他连夜跑到了乳娘坟前，长跪不起，失声痛哭：“娘，孩儿不孝，来晚了。”

乳儿梁恒力在一次采访中说，回到乳山没有找到乳娘李青芝，却找到了我当年的大哥。“我人生吃的第一口奶，是乳娘李青芝的。她是我一辈子的娘，她的儿子就是我的亲兄弟。”

“小远落，你在哪”

舞剧的第四幕是《别》。弯弯的小路，一眼望不到头。秀珍在村口眺望着渐行渐远的利民。血浓于水的养育之情，在望眼欲穿的泪眼中融化成绵延无尽的思念与祈盼……

乳儿走了，乳娘的眼也哭花了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乳山市东风凤凰崖村的村民杨德思告诉记者，他就是剧中主人公原型“乳娘”肖国英的儿子。而寄养在他们家的那个孩子叫远落。

“从远落走了那天起，我娘就开始整天思念着远落。到了晚年，娘只能趴在窗台上，望着窗外：‘我的远落还没有回来，我多想见见他啊……’”讲到此，杨德思早已泪流满面。

“小远落，你在哪？你可知道娘想你！”这句话道出了无数乳娘的心声。

王志兰，小冬妮的乳娘，崖子镇姜家村人。1946年，小冬妮走后，她整日上火，以泪洗面，1948年，患上了颈部恶性肿瘤，年仅38岁的她便因病去世了；

刘淑玉，小维维的乳娘，崖子镇山东村人。小维维走后的某一天，刘淑玉收到了一张照片。后来刘淑玉一直把照片揣在怀里，见到人就拿出来给人看，说：“看看我的女儿维维多可爱啊”；

宋文美，崖子镇山东村乳娘。在儿子5岁的时候，有天早上睁开眼，发现睡在身边的领养弟弟不见了，就问弟弟哪去了，母亲哽咽着说：“你弟弟被他爸妈接走了”；

藤京芝，冬雪的乳娘，育黎镇人。冬雪在藤京芝家里待了3年，养得又白又胖，冬雪的亲生母亲接走孩子的时候十分感激。藤京芝日夜思念冬雪，88岁瘫痪在炕上，还总念叨着：“冬雪来了，冬雪来了……”

谭氏，小华的乳娘，崖子镇万格庄村李财心的前妻，名字无人知晓。小华走后，谭氏因过度思念孩子，病情加重，不久就离开了人世；

还有很多记不清名字的乳娘……

“小远落，你在哪？娘想你，你听见了吗？”在乳娘们的呼唤下，2月26日，“小远落——你在哪里？”寻访乳儿活动正式启动，一场寻找胶东育儿所乳儿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。

远方的你，还好吗？

乳娘孙喜英——

孩子，你是娘一生的牵挂

1947年，崖子镇蓬家芥村，孙喜英的小儿子刚刚夭折不久，小子玲就被人送到家里来。孩子来的时候只有五六个月大，还没断奶。当时，还没有女儿的孙喜英小两口抱着孩子，喜不自胜，他们把小子玲当成自己的亲闺女养着、宠着，有一口好东西也都先紧着她吃。

农忙时节，大人要上山劳作，孙喜英夫妇只好把子玲交给大儿子郑成强照看。有一次，为了哄小妹开心，郑成强抱着子玲摸家里的牛背，结果他被牛踢了一脚，摔倒在地，受到惊吓的他不但没有得到安慰，反被爹妈大骂一顿：“你把子玲摔坏了怎么办？咱怎么向人家爹妈交代？”

孙喜英小两口把小子玲当成宝贝一样宠着。只要小子玲哪有点不舒服，小两口就凑钱带她去看病。有一次，子玲生口疮，这在农村的孩子里根本算不上什么毛病，可孙喜英夫妇不放心，抱着子玲翻过十多里的山路找了个好郎中给瞧瞧。

在孙喜英全家周全的照顾下，子玲一天天长大。1952年，有人来接她了。子玲拼命地哭喊，说什么也不愿离开这个家。子玲被抱走后，孙喜英像丢了魂似的，见到和子玲一样大的孩子时，总爱念叨：“我的小子玲就这么大，我想我的小子玲了。”

（口述人：郑成强，孙喜英的大儿子。现居蓬家芥村。）

乳娘肖翠芝——

娘的怀抱，是孩子的摇篮

1941年，申家村肖翠芝第3个孩子夭折了。不久，村妇女主任就将一个叫小红林的女孩送到了她的怀里。这个孩子是八路军的后代，因为父母要行军打仗，几个月大的孩子只能送给老乡喂养。

肖翠芝的丈夫王泰宾是心地善良的忠厚农民。自从小红林来家后，小两口就把小红林当成自己的亲闺女，除了喂奶，家里有一口好东西也紧着小红林。那时候家里穷，买不起蚊帐，只能在屋子里点上麦糠烟出烟来熏蚊子。蚊子倒是能熏跑，但人却被呛得要命。为了小红林不被蚊子叮咬，也不被烟熏坏，肖翠芝连续几个晚上都把小红林抱到离村庄好几里的开阔地，让她在自己怀里睡，直到天开始亮了，

才抱女儿回家。冬天屋里冷，炕到了下半夜就凉了。为了不让小红林在睡觉的时候冻着，小两口就轮番将她放在自己的胸口上睡。

就这样，小红林在两口子的精心呵护下健康地成长着，和他们一起生活了3年，直到胶东育儿所的同志来将小红林领走。这一天，小两口看着被领走的小红林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过了几天，小两口就步行十几里路到胶东育儿所看望孩子。肖翠芝是在91岁时去世的。在生前肖翠芝一直念叨着小红林，思念着小红林。

（口述人：王德臣，肖翠芝的儿子。现居申家村。）

图①：部队就要出发，送别的人们依依惜别，原芳把利民托付给了秀珍抚育。
图②：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怀胎十月的原芳忍痛和战士们并肩作战。
图③：原芳临别取下红围巾交给秀珍以作信物，嘱托亲生的儿子又上前方。
图④：在秀珍的抚养下，利民和杏花快乐地长大。

本版摄影：商小兵
制图：扈 硕

正义感召下的民族觉醒

■朱宏博

意义。三是，她们接收的孩子没有任何条件限制。不管出生日期、有无疾病、何时送来、如何危险，一律接收。据统计，她们接收的孩子直至革命胜利无一伤亡，堪称人间奇迹。

为什么她们能有不惧死亡的勇敢？为什么她们会有超越血脉亲情的阶级大爱？又为什么她们愿意保守秘密从不向任何人和组织索取回报？

有人说，胶东人一直恪守诗书传家、忠厚传家的家族风化传统；也有人说，这是人们看透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中国的未来使然……种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，但都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些疑问：乳娘的群体中很多人家境贫寒，甚至不识字，又怎能看透当时的形势？

历史不是断裂的，无法生搬硬套；人们的政治是非观念，也绝不可能在一瞬间完成跳跃转化。与乳娘极为相似的一个群体是同属山东地域的沂蒙红嫂。很多红嫂在生前曾表达过这样的话语，“俺不识字，但能分得清好与坏、善与恶，谁对人民好，俺们就拥护谁。”

两个相似的群体，身处同样的动荡时代，有着几近相同的知识阅历，却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诉说了同样的心路历程。这不能说是一种巧合，只能说是他们受到了同一种外界力量的感化而做出的抉择。

回顾我党我军的历史，这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，即我军所到之处，越是我军恪守良好形象，越能获得百姓的好感；越是我军战斗激烈，越能赢得群众大规模的自发拥军支前行动。乳娘的出现正是我党我军正义感召的民族觉醒结果。

